

焦大

《红楼梦》人物演义

言炎程钧著



6
247.5
341

言炎程钧著

焦大

《红楼梦》人物演义

江苏文艺出版社

焦 大
言 炎 程 钧

江苏文艺出版社出版

江苏省新华书店发行 南通籍查印刷厂印刷

开本 787×1092毫米 1/32 印张 4 插页 2 字数 70,400

1985年11月第1版 1985年11月第1次印刷

印数1-4,300册

书号: 10141·1101

定价: 0.62元

责任编辑 陈咏华 吴建文



第一回	护林家奴习武逞强 骁骑都统奉旨出征	1
第二回	麻山救主忠心耿耿 宁府传讹乱事纷纷	13
第三回	主子受恩荣袭世职 奴才得宠喜配佳偶	27
第四回	留遗训将军逝黄泉 举金鞭总管霸黑山	40
第五回	苦命人终归苦命根 晦气鬼偏遇晦气事	53
第六回	悍贾珍寻事训老仆 怒焦大倚醉骂少主	65
第七回	忍辱饮酒焦大忆旧 含悲殉身瑞珠思亲	77
第八回	逢故人郝贵绝情意 见老奴贾母发善心	88
第九回	堂前久候三遭进谏 祠边长跪一声叹息	100
第十回	锦衣军横刀抄宁府 赤心奴碎骨见世主	112

护林家奴习武逞强

第一回

骁骑都统奉旨出征

话说宁荣二府内，飞檐斗角，雕梁画栋，粉墙金壁，青阶玉栏；于花园深处，佳木葱葱，奇花灼灼，石抱青溪，桥卧碧波。花前公子翩翩，月下小姐亭亭，更有笙簧箫管，夜夜弦歌，好一处花柳繁华地，温柔富贵乡！然二府敕造之初，绿树丛中，时有刀飞剑舞；朱楼廊下，常闻马嘶镝鸣。只缘将门自来有习武风尚。宁国公贾演尝曰：“吾等半生戎马，随先皇征战，血染铠甲，汗洒疆场。幸蒙天子恩泽，方有今日。故望儿孙不负隆恩盛德，长怀精忠报国之心，永继吾门尚武之风。”

这一日宁国府习武之时，天香楼下爆起阵阵呐喊之声。教习亲身示范之后，众家奴击鼓操练。事后，众人退下，围圈作场，唯武艺高强者自愿上去格斗献技。先登场者乃一赤膊大汉，另有四名小厮亦持棒随之跳进场来，各自摆好架式。听得一通鼓响，四小厮围住大汉厮打起来，霎时间五根枪棒搅得天旋地转。此大汉高大魁伟，阔背微弓，满头少年花发，浑身黝黑乌亮，枪棒在手，舞得飞龙走蛇一般。四小厮亦步履矫捷，且套路娴熟，却未及几个回合，被打得东摇西晃，乱了手脚，惹得四周观看之奴仆小厮

胡喊乱嚷起来。四小厮被逼至圈外，又互递了眼色，齐声大叫反扑过去。但见大汉不慌不乱，枪棒呼呼生风，如闪似电，四小厮近身不得。正值发愣之际，黑大汉猛然大吼，早腾空掀翻了两个，其余二人更难成势，只得败下阵来。顿时满场喝彩，欢腾鼎沸。

“嗯，好！”此时天香楼上有人见状，亦拍案叫绝。他为何人？乃宁国府二公子，现任骁骑营副都统贾代化。今日午餐，代化与夫人许氏对饮，谈说日常琐事。正欲休息，听得天香楼演武场传来呐喊助威之声，贾代化遂来了兴致，便吩咐众丫环扶住许夫人，一道往天香楼来。贾代化夫妇临窗而坐，众奴婢左右侍立。贾代化原只想藉以消遣，不料竟为之动容。他手指围中赤膊黑汉，问左右道：“此为何人？往日怎未见过？”老家人忙道：“他是看守梅花林子的，乍来不上一月。梅花林子紧靠府后院墙，平素偶有闲杂人等逾墙过来攀枝摘花。打从这汉子在班，着实整治了他们一番。且在林中土丘旁搭个芦席棚子，竟连铺卷亦搬了进去。自是半瓣梅花也未曾少过。”贾代化听罢，频频点头，心内甚喜。

贾代化身为将门之后，自幼于金陵老家从师习武，且秉性刚烈，少年气盛，怎肯居他人之下，遂练就一身武艺。束冠之年，便随老爷贾演南征北战，驰骋沙场。可谓横刀十载，身经百战，又添了一番气概，不愧为乃父麾下的一名勇将。贾演则因长子代侪自小怯弱多病，三子、四子年纪尚小，对代化便更见宠爱，时常授以兵法，传之谋略。是故贾代化艺高气壮，于

用兵之道亦颇精通，且一如国公，爱才若渴。平素营中操练，但凡躲闪偷懒之徒，悉数严加整饬；于艺高力勇、锐意进取者，则多予赐赏，分外器重。今见家人中有此慍悍勇猛之徒，不禁喜从天降，乐在眉梢。

此时楼下又是一片混叫。教习见老爷奶奶正在楼上观看，怕冷了场子怪罪下来，故强令另两名小厮上场，与大汉交手。无奈两小厮力不从心、心中畏惧，硬赖着不肯向前，急得教习满头热汗。他自忖道：“唯我尚可顶上几个回合，然倘我输了，岂不坏了声名！”想到此，更是没了主张，失了常态。那黑大汉却挺在场中，挟着枪棒兀自咧嘴憨笑。贾代化见场上这般热闹，兴致勃发，双手早已痒了，此时不禁站立起来，将袖口一捋，吩咐道：“速将宝刀取来！”老家人鉴貌辨色，连忙应声下楼去了。许夫人焦急起来，说道：“家人练武习艺，自有教习指点，何须老爷劳累？”贾代化笑道：“不必有虑。不过试试刀刃、舒舒筋脉罢了。”许夫人知拦他不住，因说道：“这黑厮凶猛强悍，望老爷留神才是。”贾代化听了，仰面大笑，将长袍一提，转身下楼去了。许夫人恐有闪忽，忙喊住跟班小厮，挂着脸说道：“去教习跟前传我话儿，今日老爷高兴，活络一下筋骨，命那黑厮耍耍花枪，不得放肆！”那小厮连声唯唯，赶着下楼去了。

贾代化脱了外袍，由家人簇拥走下楼来。早有小厮搬来紫檀木交椅，贾代化便在场头坐了。教习上前屈膝拜过，以为必定怪罪无疑，故张惶失措，瞪

目结舌。谁知贾代化不以为意，却说道：“叫那黑大汉上来与我比试！”教习忙应声退下。然走得几步，衣角竟被那传话小厮扯住，两人便一齐挤过人群咬起耳朵来。此时老家人已捧上滚龙宝刀并一副铠甲。贾代化更不多话，冷笑着拎起铠甲，扔在交椅上，只将宝刀抽出，跨步登上场来。那一边，教习催逼大汉穿了上衣，又在他耳边唧咕了几句。随后，大汉提着枪棒，快步走了过来。

贾代化仔细打量那黑大汉：大耳方面，突额凹眼，花发上指，鼻胆倒悬，胸阔气粗，臂壮腰圆，行步风起，停足地掀，恰似猛张飞横矛临阵，又如黑旋风抡斧向前。他心里道：“这厮果然勇猛强悍，气概不凡，今日倒让我宝刀快活一番了！”他见黑大汉拱手抱拳，也并不理睬，一个马步纵身跃起，大喝：“看刀！”说时迟，那时快，宝刀明晃晃直往大汉头上劈来。大汉一惊，急忙横棒架住，身子一侧，后退了几步。他不由掂了掂分量，想道：“尽听府上人讲二老爷武艺过人，果真不假。今儿得留神才是。”于是摆个架式，便与贾代化搅作一团，厮杀起来。这边晴天霹雳，那边风卷残云；一个是猛虎扑食，一个是鹞子翻飞。奴仆们哪见过这等厮杀，早看得目瞪口呆了。府内其余小厮也闻讯赶来，将个演武场围成铁桶一般。前面站着的，挥拳助威，后面的踮起脚跟，伸长脖子呐喊。有几个小幺儿竟猴到了树上。许夫人伏住窗沿观战，心中不免担忧，生怕黑厮无礼。身旁的丫头屏声敛息，不敢作声，却睁大眼睛盯住场上。因教习有

话在先，黑大汉不敢任性发狠，只是拼力招架，然退中有进，柔里带刚，竟撩拨得贾代化火急火燎，如遇大敌。只见贾代化剑眉倒竖，怒目圆睁，往死里砍杀起来，逼得大汉左推右挡，节节后退。贾代化见状甚喜。然大汉虽是招架，却不露半点破绽，贾代化又暗自佩服。他将大汉一步步逼至场边，瞅空举刀猛劈过去。大汉并不示弱，飞棒迎来。刀枪相击，只听“嚓”的一声，半截枪棒被砍落在地，又腾入半空之中。众仆人原已看得傻了，此刻哄然叫喊，拚命喝彩。

黑大汉用半截枪棒抵挡了一阵，跳出圈外，即从兵器架上抽了把刀出来。只见他额头青筋暴起，双目凶光逼人，“呀呀”大叫，直扑贾代化。两刀相接，叮当作响，寒光闪耀，金星迸溅。一小厮兴得忘了形，竟擂起鼓来。一时间，鼓声大作，振人心魄，呐喊叫嚷之声惊天动地，演武场犹似山崩地裂、海倒江翻一般。此时许夫人亦失了常态，她一手撑住栏杆，一手抹着前额沁出的汗珠，直盯着楼下。

贾代化前番用力过猛，渐渐气力不支。黑大汉则打红了眼，反逼得贾代化只有招架之功，全无还手之力。教习在一旁见了发急，似没头苍蝇般乱转。那传话小厮被挤在众人身后，一味没命地干叫，却无人理睬。楼上许夫人脸色大变，浑身颤抖，不停地往下挥袖喝斥。丫头们一边扶住许夫人，一边尖嗓子怪喉咙大喊。无奈场上鼓声人声沸腾不息，且众奴仆看得过瘾，乐在其中，故全然没有在意楼上竟有人斥骂！唯黑大汉厮杀正猛，忽瞅见楼上太太丫头惶恐失

态的样儿，记起教习的话来，方想到自己此是与主人比武，不禁吓出一身冷汗。心内说道：“我焦大胡滚乱跌、伤筋动骨不打紧，老爷是天上星宿，金身玉体，若是伤着了点如何了得！”想到此处，焦大手软了下来。贾代化以为大汉招数已尽，精力已竭，便再鼓气力，拚杀起来，将刀锋直指大汉胸前。焦大倒退了几步，长长嘘了口气，竟一条腿屈跪在地上。贾代化举刀再劈，焦大急急架住，喊道：“老爷手下留情！”贾代化遂将刀收起，仰面畅怀大笑不止。早有小厮重新搬来交椅，递上软烟罗纱巾。贾代化坐着擦汗，口中高声叫道：“抬几坛上好酒来！”众奴仆闻说，无不欢呼雀跃，天香楼下真正的笑语喧闹。许夫人长长舒一口气，只觉得头晕气闷，手心冰凉，忙叫丫头扶着回屋去了。

众仆人忙着张罗，搬来桌案及酒具器皿，不一刻，八个小厮抬来四坛陈年苏州糯米桂花酒，府里又命厨房现炒了几道菜肴，于是众习武仆役三五成群，大碗喝酒，大声说笑起来，把个演武场闹得如同迎神赛会一般。贾府自来慈善积德，待下人恩多威少，故贾代化见此情景反觉欣喜。此时教习上前一步，向代化叩头谢赏，又道：“待卑职吩咐下去，再演一段武艺，为老爷助兴。”贾代化摆手道：“不必了！你去叫那黑汉子过来，我有话与他说。”教习连忙退下。不一刻，他领了焦大前来。焦大不知贾代化何事召他，故惴惴不安，施礼毕，即退到一旁垂手而立。教习又凑上前去，对贾代化道：“此徒武艺自是出众，然老爷更

是高强无比。吾辈可谓大 饱眼福。今日老爷 躬自垂范,来日习武,定有长进。”贾代化微微点头,目光却落到黑大汉身上。他见黑大汉脖子梗着,满脸红涨,一副不自在的样儿,便知是个憨厚耿直之人,心中不免又添了几分喜欢。因吩咐下人道:“快斟酒与他!”家人满斟一杯,递与焦大,焦大却不敢即时饮下。贾代化笑道:“来,饮了!”说毕,自己端起一杯立饮而尽。焦大见状,道了声:“谢老爷!”遂拉直脖子倒了下去。贾代化问道:“叫什么名字?”焦大瓮声答道:“焦大。”贾代化道:“何处人?”焦大答道:“胡州。”又问道:“胡州离此处甚远,为何到得府上来的?”焦大垂首不语,又抬头望着贾代化,半晌方小声道:“奴才自小儿在老太爷手下当差,那年国朝定鼎,便回乡种地了。去年大旱,地里横竖不长庄稼,老母饿病死了,奴才不得已又转了头,离了家。因自小喜欢耍枪弄棒的,一路上便摆摊子卖艺,上月里到了京城。府上管家老爷原是相识的,邀奴才喝过酒,就到府上看梅花林子了。”贾代化暗自想道:“艺高力勇者已属罕见,又难得他这般无牵无挂。”便又问道:“你马上功夫可好?”焦大说道:“当年随老太爷本自骑马的。”贾代化听了,不住地点头,道:“你武艺尚可,看林子也还尽力。在我府里当值,须当如此。老太爷功在社稷,我宁荣二府勋业有光。凡为 奴仆 须得牢记‘义勇’二字。”教习及众奴仆于一旁连连点头称是。

贾代化见辰光不早了,且身体劳乏,遂站起身来。几个小厮侍奉惯的,可谓心领神会,便为他穿衣

束带，整理冠服。贾代化对众家人道：“好生操练，休得偷闲苟且。练得武艺在身，来日定有尽忠报效之时。”说罢，由众家人拥着回屋去了。焦大尚自呆立于场上，直到贾代化走远了，方觉自己脊背冰凉，汗水早已湿透衣衫。他搔着脑瓜，傻笑起来。

倏忽又过一年。那一日，宁国公贾演命人传贾代化前去。代化不知何事，遂过树穿花，绕廊入室，径往菊芳院来。宁国公如今年暮力衰，正于菊芳院静养。此院居于宁府西边，玲珑小巧，山石嶙峋。进得院门，便见霜菊竞放，花团锦簇。丘阜上几株金桂，亦花繁色鲜、煞是热闹。步入正堂，但见中央挂一幅松鹤延寿图，两角各站一个紫檀雕螭花架，两盆万寿菊正于架上吐蕊喷芳。上首是嫩黄鹿角宝座，东西一溜各四把雕花椅子并四张缕金茶几。此时，贾演正微闭双目，靠在宝座上，长子代济及荣国府大公子代善分坐东西两边。三人神色庄严，似有紧要之事。贾代化向父兄请安施礼毕，忙道：“不知老爷命儿前来有何事吩咐？”贾演眼角含笑，示意坐下。贾代化谢了，坐在代济下首。只见贾演谓代善道：“你再与代化说说！”贾代善连忙答应，侧身向代化道：“老爷适才朝中归来，神情焦虑、忧心忡忡。因南诏王图谋不轨，已举兵谋反，朝廷震动，圣上不安，而朝中诸大臣议论纷纷，主张各异，故老爷深以为忧。他本欲过来，适逢齐国公、治国公二府上来人相邀，商议面奏之事，故让小侄先过来禀告大爷。”贾代化听罢，大声道：“这还了得！早听说南诏贼王招兵买马，居心叵测，果

然是个忘恩负义之小人！自古犯上作乱，天地难容。不扫荡叛逆，杀了这乱臣贼子，怎能平我心头之愤！”贾代济闻说，遂干咳了几声，捻着唇边几根黄须，慢慢吞吞说道：“藩镇之乱，古已有之，独夫谋反，难成大势，是故不足以忧也。依儿愚见，以礼相抚，便可自定。南诏精兵数万，又属僻远不毛之地，若刀兵相见，干戈再起，必累及朝廷，危及百姓。倘或上下动荡不安，则天下自乱矣！”贾演听至此，两眼盯住代济，阴沉沉哼道：“这是我贾府中人说得的么！”代济见贾演双目逼视，不禁一阵胆寒，便垂首不语。代善忙笑道：“大爷息怒。大哥所言未尝不是一策，何况朝中主张也还不一哩。藩王作乱，天人同愤，但以何对策，须待圣上旨意。”国公道：“南诏王秣马厉兵，蓄谋已久。圣上英武圣明，早有削藩之意。如今痼疽成患，岂能不除！”代化接着道：“国有急难，家何以为？我贾府为圣上分忧，出兵削藩是义不容辞的。为儿的请老爷上书朝廷，讨伐叛逆！”贾演点头赞许，又闭目靠在宝座上。众人不敢久坐打扰，便磕头退去。

当晚，荣国公贾源过来，与贾演密谋商议，草拟了奏折。次晨五更，贾源便急急入朝上奏。北静王、东平王、南安王、西宁王及其余“七公”亦接连上书，力主讨伐。诸王公所奏，正合圣意，于是诏宣旨降：择了吉日，由北静王统领三军出征。是日辰时，皇上亲御太和门大殿，诸大臣隅坐两旁。但见太和门外丽日中天，香烟缭绕。诸出征大臣分坐白玉石桥两侧。大道两旁旌旗翻卷，光彩夺目。少时，鼓乐齐

鸣，演出百戏。角抵扛鼎，跳剑寻橦，走索跳丸，吞刀吐火，太和门前热闹异常，令人眼花缭乱。演毕百戏，又听得一声炮响，乐声大作。北静王身着白色战袍，跨银鬃骏马，自大道上驰来。贾代化等正副都统亦身披戎装，跨马紧随。及至桥下，众将下马跪拜，恭请圣安。北静王上殿陛见。皇上赐了平身，并含笑亲斟御酒，赐于北静王。又一阵乐曲高奏，众都统进殿拜见。皇上大悦，令侍殿一一赐酒。而后太监高声宣旨：当日赐宴三军，预祝凯旋。太和门内外，众将校跪叩在地，山呼万岁。

自圣旨下，贾代化忙于营中诸事。今日朝见皇上，又与三军同饮，直至夜幕低垂，方回得府里。他辞过诸位长辈，又去见各房兄弟，叙谈了一阵，不觉明月中天，便与代济、代善、代儒、代修等携手出来，施礼道别。姐妹妯娌，少不得叮咛扶持，乃至呜呜咽咽而去。代化见这般手足之情，眼圈也不免红了几回。

待辞过兄弟姊妹，代化才返回卧室，见许夫人正独自伤心掉泪，便好言相慰，笑道：“莫非咱们也需演一出《长亭送别》么？讨逆平叛，乃吾家之本分，沙场征战，尤属大丈夫之天职。国事若此，吾等焉能不尽报效之心！吾何尝舍你远去？然兄弟之中谁个替得我去？”许夫人只是无言悲戚。贾代化无奈，见已是夜深了，便唤老家人将贾敬叫来。贾敬此时年已十四，生得眉清目秀，聪敏文雅，却又喜静寡言，体态怯弱。他进屋便道了安，见母亲似是泪容，便战兢兢垂首侍立。贾代化问道：“近日读书用功否？”贾敬细语道：

“儿随先生习学以来，未曾偷懒。”贾代化内心喜欢，又道：“待我凯旋归来，少不得请位名师，再传你武艺。”许夫人忍不住嚷道：“他小小年纪，如何禁受得起！难道又得让他一辈子马上征战不成！可怜敷儿死得早，咱只剩了这条命根儿……”说着，又抽泣起来。代化见许夫人爱子情切，且有埋怨感伤之意，便叹息一声，沉默不语。许夫人则不免哭泣起来，一面把贾敬紧搂在胸前。待许夫人哭了一阵过后，贾代化又叮嘱贾敬道：“吾奉旨出征，你居家须好生孝敬母亲，用心读书。”贾敬含泪点头，应声不迭，然后小心退去。贾代化这才拉住夫人之手，说道：“早些歇息了，明晨是谈不得时辰的。”许夫人拭泪叹道：“这几日我左眼跳个不住，真怕有什么三长两短的。你此番万水千山出征去，竟是深入不毛之地，且不知何日归来，怎不叫人担心？”贾代化笑道：“以往打了那么多仗，可曾见我伤过半根毫毛？此番天兵征讨，区区贼王，一触即溃罢了！”许夫人道：“还是处处小心为好。”贾代化未以为然，说道：“且不说咱自己，就说身边众多之亲随侍卫，谁个不是武艺高强之战将！”许夫人答道：“武艺高强固然要紧，贴心与否尤需明察。总得作战时卫护你，平素侍候你才好。咱论不上武艺高不高，只知那一日与你比武的黑大汉倒是个可用之人，心眼似是不差。未知如他之辈带上了几个？”贾代化听到此处，不禁一拍大腿，叫道：“妙哉！夫人所言极是。那黑焦大武艺尚好，且身无牵挂，人又憨直忠厚，委实可信可用！”遂即刻唤老家人，令其速将焦大唤来。

老家人劳累终日，身疲力倦，然有苦难言，只得提起灯笼，往梅花林走来。此刻子夜之时，秋风透出阵阵寒气，且四周静寂无人。至梅花林边，又闻瑟瑟之声，不免畏惧起来。然主子立等，耽误不得，遂壮着胆钻入林中。不料未走几步，便爆出一声喝问：“哪个？”此声犹如炸雷，直把个老家人吓得瘫倒在地。要知端的，且听下回。

麻山救主忠心耿耿 第二回 宁府传讹乱事纷纷

话说老家人胆颤心惊钻入梅花林子去唤焦大，被劈雷也似的叫声唬倒在地。原来喝问者正是焦大。焦大从何而来？端的候着老家人？只因比武受赏之后，焦大有感于怀，铭刻在心。自此守林益发尽职，竟至贴地而卧，夜不成寐，以求藉地面传声，洞察一切。这日他朦朦胧胧，听得脚步声由远及近，便弓身起来，猫腰出棚，闪在树后观望动静。待来人走近见是个老家人，随便发问而已。岂知焦大天生嗓大声粗，纵未拉开嗓门，已冷不防将老家人唬个半死。焦大拎起老家人，问有何事。老家人贴身树干，半晌方回过气来，骂道：“该杀的，老爷传你。”焦大惊呼：“什么？老爷要杀我？”老家人没好气，扭头便走，口中道：“老爷传你去！”焦大不知缘由，竟是丈二和尚摸不到脑袋。一路上粗声粗气，再三追问老家人。老家人已是气他不过，况被他缠得心烦，便有意激他道：“半夜三更传你，还会有好吃果子么？”焦大闻言，遂蓦地站住，赖着不肯走了，嚷道：“罢了，罢了！咱真傻！咱整日里念着老爷哩，谁知侯门竟是呆不得的，还是一走了事。照实对你说了吧，咱在这里住着也憋得闷哩！”说完，便欲转身。老家人不免惊慌起来，忙上前拽住，